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 著

李迎春 译

仿佛有人手捧一颗纯净的生命之珠，
轻盈地镶嵌以绒毛和羽翼，
使他翩翩起舞轻转飞旋，
展示着生命的真谛。

THE DEATH OF THE MOTH

Virginia Woolf

之飞 死蛾

光明日报出版社

飞蛾之死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李迎春 译



The Death of the Moth
Virginia Woolf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飞蛾之死 / (英) 伍尔芙著 ; 李迎春译.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12-3141-3

I. ①飞… II. ①伍… ②李… III. ①散文集—英国
—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8359号

飞蛾之死

著 者: (英) 伍尔芙	译 者: 李迎春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高 迟 梁永春	封面设计: 韩 捷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19099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shayingfeng@126.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3141-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无可否认，当上帝在熟睡的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出夏娃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杰作是心满意足的。他赋予了她姣好的面容，婀娜的身材，缜密的心思，以及寥落的情感，世界因了女性这种阴柔的美，也变得更加绵长和多彩。然而，女性自始至终从属于男性，男权意识形态犹如一道藩篱，将女性活动控制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女性的写作亦是如此。女性写作的道路充满着荆棘和坎坷，女性步入写作的殿堂也是一代代文学女性顽强不屈奋斗的结果。因为女性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在这一现象背后还体现着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英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见证。

从英国女性文学的历史来看，中世纪之前几乎听不到女性的声音。大约到了乔叟时代，妇女的文字才开始流传于世。但她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作家”，而只是一群记录神谕的女性宗教人员而已。到了17世纪，英国才出现了第一位职业女作家阿弗拉·班恩，从此妇女开始真正走进现代职业写作。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社会变革的发生，女性终于从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教育在某种程度的普及使广大妇女甚至女工女佣都有了读书的机会，于是一大批女性作家在18世纪涌现出来。19世纪是英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收获季节，这时期涌现了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芙、勃朗宁夫人、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一批女作家，这是女性争取自身

权利所获得的丰硕果实。

生于19世纪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是女性写作走向辉煌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伍尔芙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共发表了各类作品350余部(篇)，主要包括小说、散文、传记、书信、诗歌和文学批评。这些作品为伍尔芙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也为她打上了女性主义和意识流文学的标签，这本随笔集便是最好的佐证。

在《女性的职业》一文中，伍尔芙将屈从于男权意识的传统女性称为“房中天使”，她们像幽灵一般左右着伍尔芙的写作，使她无法公开而直率地揭示有关“人类关系、道德和性的一切真理”。为此，伍尔芙选择了反抗，她“扼住了幽灵的喉咙，操起墨水瓶向她掷去”，最终成功地杀死了这位身上无处不投射出男权意识影子的“房中天使”。在《和平——空袭中的思考》一文中，伍尔芙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分工进行了思考。她在文中指出，男性和女性一样都是囚徒，尽管议会和市政厅中没有女性的身影，但是仍然有“许多领域可供女性施展才华”。女性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从男性的“希特勒主义”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漫步街头：伦敦奇缘》一文中，伍尔芙从一支铅笔出发，将目光投向了伦敦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和物，继而联想到他们的生活状态，引发了对自身生活的思考。如，通过二手书店的经历，伍尔芙联想到了几个世纪以前落魄的诗人，想象这位“一百年前骑着马出行的男人，正打算动身前往米德兰和威尔士的羊毛市场进行考察”，继而引发了“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这一问题的思考。最后伍尔芙逃离了幻想中的一切回到了现实，完成了生命的一个“轮回”。在《夜幕下的苏塞克斯：一辆汽车上的映像》一文中，伍尔芙借由四个自我对“美、个体的死亡，以及未来”展开了

激烈讨论，最后所有的自我都“美妙地”集结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路伴随着作者走完余下的旅程。

同时，伍尔芙似乎对传记文学情有独钟。她在这本随笔集中讨论了传记文学的艺术性，认为传记文学同小说和诗歌一样是一种艺术。但是传记文学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关注的是重大事件中的“微小细节”，因此不允许作者有半点臆造的成分。“现实与虚构拒绝融合”，使得传记文学具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伍尔芙也在随笔集中对乔治·莫尔、亨利·詹姆斯、福斯特、塞维涅夫人等文学和历史人物进行了刻画。她坚持以现实为基础，不论是缺点还是优点，她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使得这些人物不再像保存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的蜡像一般，而变得活灵活现起来。

尽管有些读者在阅读完这部随笔集后可能会将其扔在一边，但是文中的某些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某些人物也会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他们在阅读一首诗或一本小说时，常常会感到似曾相识，仿佛想起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情，这便是伍尔芙的魅力所在。

1941年3月28日，伍尔芙来到乌斯河畔，在衣服口袋里面放满了石块，一步一步向河中心走去，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伍尔芙的生命结束了，但女性的写作事业才刚刚开始！

李迎春

2012年8月

目 录

译序（李迎春）· 1

飞蛾之死· 1

夜幕下的苏塞克斯：一辆汽车上的映像· 5

三幅画像· 9

漫步街头：伦敦奇缘· 15

老维克剧院“第十二夜”· 29

老格雷夫人· 35

琼斯和威尔金森· 39

塞维涅夫人· 45

亨利· 詹姆斯 I：圈内· 51

亨利· 詹姆斯 II：旧秩序· 55

亨利· 詹姆斯 III：亨利· 詹姆斯书信集· 63

乔治· 莫尔· 75

E.M.福斯特小说· 81

不属我辈· 93

目 录

致一位年轻诗人 · 101

站在门边的人 · 117

萨拉·柯勒律治 · 123

传记的艺术 · 131

人际艺术 · 141

两位古董收藏家：沃波尔和科尔 · 147

致威廉·科尔的一封信 · 157

历史学家与这位吉本 · 163

谢菲尔德庄园沉思 · 173

中庸之辈 · 181

工艺 · 191

为什么 · 199

女性的职业 · 207

和平——空袭中的思索 · 215

飞蛾之死

确切地说，日间飞行的蛾并不叫做飞蛾；他们不能激起我们对于秋夜和盛开的常春藤的愉悦感，而熟睡在窗影之中的最普通的金翅夜蛾却总是能够唤起这样的联想。他们是一种混血生物，既不像蝴蝶那样艳丽，也不像他们的同类那样晦暗。但是，眼前这只飞蛾，窄窄的双翼呈现枯草色，翼稍如流苏一般点缀着同样的色彩，似乎对生活感到十分满意。那是九月中旬一个令人愉快的清晨，惠风和畅，日丽风清，但气息却要比炎炎夏日更为急促。窗子对面的田野上，农人正在用爬犁耕地，犁铧所经之处，土地被压得平平整整，闪着雾霭的光辉。这种活力从田野和远处的山丘源源不断地传来，叫人无法把目光牢牢地盯在书页上。白嘴鸦也在欢庆着某个年度庆典；他们不断地在树顶盘旋，看上去好似一张打了上千个黑色结点的巨网撒向了天空；过了一会，巨网慢慢降下，直到所有的枝条梢头都布满了黑点。突然，巨网又一次撒向了天空，这一次划出了一个更大的圆弧，同时伴有震耳欲聋的吵嚷声与喧闹声。他们一会儿极速冲向天际，一会儿徐徐栖落在树顶，仿佛这是一种极

度兴奋的体验。

这勃勃生机激励着白嘴鸦、农人、辕马——甚至是贫瘠的群山，也激励着飞蛾振翅飞舞，在窗格间来回穿行。你无法不去注视他。心底里不由得生出一丝爱怜。那天早晨，生命的快乐表现得如此宏大宽阔又千姿百态。因此，仅仅拥有一只飞蛾般短暂的生命，而且是一只日间飞蛾，这命运实在过于悲惨。然而，飞蛾却尽情地享受着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快乐，这热情真叫人唏嘘不已。他生机勃勃地飞到了领地的一角，停留片刻，又飞向另外一角。然后，继续飞向第三个、第四个角落，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能做的只有这些，尽管群山壮阔，天空浩瀚，炊烟辽远，海上的汽船还时不时地发出一阵引人遐思的汽笛声。他能够做的事情，他都做了。注视着他，仿佛整个世界巨大的能量化作一根细丝，轻薄而纯净，注入他那柔弱而微小的身体中。每当他爬过窗格，我便设想着有一丝生命之光亮起。他弱小，甚至微不足道，但却是一个生命。

然而，正是因为飞蛾瘦小羸弱，以如此简单的形式呈现出一种能量，这能量从敞开的窗户扑面而来，在我和其他人脑中那逼仄复杂的盘廊中冲击而过，才使他不但令人唏嘘，更加引人惊叹。仿佛有人手捧一颗纯净的生命之珠，轻盈地镶嵌以绒毛和羽翼，使他翩翩起舞轻转飞旋，展示着生命的真谛。这样的姿态叫人不得不啧啧称奇。他弓背凸肚，粉雕玉琢，踽踽前行，每一步都充满极致的慎重与庄严，看着他，你会不由得忘记有关生命的一切。你不禁会再一次想到，如果以另外一种形态诞生，那么他的生命又会怎样呢？这样的念头会让你不由得带着怜爱的心情去观察他的每一个简单动作。

片刻过后，飞蛾显然是舞累了，停在了阳光下的窗格上，精彩

的表演结束了，我便把他抛在了脑后。后来，一抬头，我又看到了他。他尝试着重新起舞，但身子却十分僵硬笨拙，只能在窗格底部扑打着翅膀；他挣扎着想要飞起来，但却失败了。由于心里想着其他事情，我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徒劳无益的尝试，下意识地等待他再一次飞起，仿佛在等待一部暂时停转的机器再一次开动，却没有考虑到停转的原因。大约是在第七次尝试过后，他从窗格上滑了下来，扑腾着翅膀，仰面倒在了窗台上。他的无助惊醒了我。我突然意识到他遇到了麻烦，再也无法飞起了；他的四只脚徒劳地挣扎着。但是当我伸出铅笔，打算帮他翻过身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的失败和笨拙源自于死亡的到来。我又一次放下了铅笔。

他的腿又抖动了一次。我四处探寻着，想要为他找到一个斗争的敌人。我向门外望去。那里发生了什么？时近晌午，田间劳作已然停止了。沉静与平和代替了原有的生气。鸟儿纷纷飞下枝头，前往溪边觅食。辕马静静地站立着。然而，那股力量却始终存在，凝结在一起，向外界摆出一副冷酷无情、目空一切的表情。正是这股力量在与小小的枯草色飞蛾作对。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益。我只能看着他的细腿努力地挣扎着，对抗着即将降临的死亡。这死亡的力量，只要它愿意，能够攻陷一整座城市，不仅是城市本身，还包括城中的万千生命；据我所知，没有什么能够与死亡抗衡。然而，经过片刻疲惫的停歇，他的四腿又挣扎了起来。这最后的抗争英勇超凡，疯狂而猛烈，最后他终于翻身成功。人们的同情心全部集中在了生命上面。与此同时，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一只微不足道的飞蛾竟然与这般巨大的力量进行着殊死抗争，以留住他人毫不珍视和期望保留的东西，这一点着实叫人感动。不知何故，生命之珠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纯

净清透。我又一次举起了铅笔，尽管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正当此时，死神如期降临了。他的身体松懈下来，立刻变得僵直。抗争结束了。这只微不足道的飞蛾尝到了死亡的味道。看着死去的飞蛾，这一场如此强大的力量对一只卑微的生命的胜利，让我感到异常惊奇。眼下，死亡于我而言，正如片刻之前的生命那样陌生。飞蛾摆正了身体，安详高贵地躺在那里，毫无怨言地接受了死亡。是的，他似乎在说，死亡比我更为强大。

夜幕下的苏塞克斯： 一辆汽车上的映像

夜晚对苏塞克斯是宽容的，因为苏塞克斯已不再年轻，她非常感激夜晚的面纱，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当灯盏被罩住，只留下她脸庞的剪影时，会十分和悦愉快。苏塞克斯的线条仍然十分优美。悬崖傲立于大海之上，绵延不断。整个伊斯特本、贝克斯希尔、圣伦纳兹，以及他们的游行队伍、住宿公寓、珠宝店和糖果店、布告、伤残军人和游览汽车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十个世纪前威廉¹ 刚刚从法国来到这里时便伫立在那里的一线悬崖峭壁伸向大海。大片的田野被开垦出来。一幢幢红色的别墅像雀斑一样散落在海岸线上，任由一湖稀薄、清澈的褐色空气冲刷着，所有的别墅和它们的红色都淹没其中。此时天色尚早，街灯尚未亮起，群星也未露头。

但是我想，每一个如当下一般美好的瞬间，总是积淀着一些能够刺激人们心绪的东西。心理学家定会作出解释；人们放眼望

1. 威廉（约1028年—1087年9月9日），原为法国诺曼底公爵。为了坚持他对英国王位提出的要求，他于1066年领导一支由诺曼人、布列塔尼人、佛兰芒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军队入侵了英格兰，在黑斯廷斯战役中战胜了哈罗德二世的英国军队，并镇压了英国人随后的反抗，最后加冕为英国国王。这就是著名的诺曼征服。

去，被始料不及的那种极致的美所震撼——此时，一朵朵彩云飘拂在巴特尔地区上空；一块块田野色彩纷杂、斑驳陆离——人们的感受开始疾速膨胀，就像被注入空气的气球。接着，就在这美丽、美丽、美丽把一切膨胀到最饱满最紧张的时候，一根针刺了下去，它便轰然坍塌。但这根刺针又是什么？据我所知，这根刺针与人们自身的无能为力有关。我无法驾驭它——我无法表达——我已被它征服——我已被它掌控。人们的不满就在于其中的某个地方，而且与这样的想法密切相关，即人们的天性要求对于所接受的一切进行掌控；在这里，掌控意味着有能力将自己在苏塞克斯所见的一切表达出来，以便与其他人分享。更进一步地说，还存在另外一种刺针：人们正在浪费机会；因为美丽总是不断逃离，它一会儿跳跃到人们的右手，一会儿停落在人们的左手，一会儿又在人们的背上蔓延。对于能够填满浴缸与湖泊的激流，人们只能奉上一根顶针。

放手吧，我说（众所周知，在这样的情形下自我是如何分裂的。一个迫不及待、啧有烦言；一个意志坚定、沉着冷静），放弃这些不可能的企求；安心于面前的风景吧；相信我，当我告诉你最好坐下来沉浸其中，超然世外，安然接受；不要烦恼，因为自然已给了你六把小刀去剖开一条鲸鱼的躯体。

当两个自我讨论起在美的面前应采取何种明智态度时，我（此时第三方声明了自己的存在）对自己说，它们能够享受如此单纯的消遣是多么幸福啊！汽车飞驰而过，它们端坐在那里，注视着一切：一堆干草、一个生锈的红顶、一方水塘、一位背着麻袋走在回家路上的老人；它们端坐在那里，用自己的颜料盒为天空和大地调配着色彩，又把苏塞克斯的谷仓和农舍模型搭建在红色的光影之中，好与来年一月的阴郁相配。但我，却有些不同，只好远远地坐着，心绪惆怅。当他们如此忙碌之时，我却对自己说：走吧，走

吧，结束了，结束了；一切都已逝去，都已逝去。我感觉生命被抛在身后，正如那道路渐行渐远。我们走过了这一段旅程，已然被人忘记。有那么一会儿，窗子被我们的灯光照亮；现在灯光熄灭了。其他人跟在我们身后。

突然，第四个自我（一个遁迹潜形、隐匿踪迹，常在猝不及防间跳将出来的自我。它的言语常与眼前发生的一切毫无关联，但是由于它总是出其不意，因此我们必须多加留意）说道：“看吧。”那是一束明亮、怪异、令人费解的光芒。有那么一会儿，我无法叫出它的名字。“星星”；就在那一瞬间，它出人意料地闪烁着怪异的光芒；它舞蹈着，照耀着。“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说，“你这阴晴无定、任性妄为的自我，以为笼罩在群山之上的光芒悬在未来，让我们试着来理解，让我们来说明理由。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并不属于过去，而是依附在未来。我想到了五百年后的苏塞克斯。我想那时的苏塞克斯的粗野鄙陋将消失殆尽。一切都将烧焦，灰飞烟灭。神奇的大门将会出现。电风扇吹出的冷风将会把房间净化。强烈而执著的光芒将掠过整个地球，代替这星光。看一看游移在那山丘上的光吧！那是一辆汽车的前灯。不论白昼还是黑夜，苏塞克斯将在未来的五个世纪中充满迷人的思想和快速有效的光芒。”

现在，太阳沉到了地平线下。黑夜迅速蔓延。我们的车灯照在树篱上，越来越细弱。除此之外，我的这些自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把它们召集到一起。“现在，”我说，“秋后算账的时候到了。我们必须集中起来，合体成一个自我。除了被我们的车灯不断照亮的楔形道路和堤岸，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衣食无忧，温暖地裹在一张毯子里，免受风雨侵扰。我们独善其身。现在到了清算的时间。我，作为你们的领导，会把我们得到的奖励一一摆放好。让我看一

看，我们今天收获的那么多美的体验：农舍、伸向大海的峭壁、色彩纷杂的田野、斑驳陆离的田地、红色羽翼的天空，以及一切的一切。还有个体的消逝与死亡。消逝在身后的公路，以及片刻亮起而后又归于寂灭的窗。同时还有突然闪烁、悬挂于未来的光。我们今天创造的东西，”我说，“主要有：美、个体的死亡，以及未来。你瞧，为了让你满意，我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形象；他来了。当房间被一阵热风清洗，这个从美丽和死亡走向节约、强大而有效的未来的小人儿能够让您满意吗？瞧瞧他吧，他就坐在我的膝头。”我们坐在那里，望着这个当天创造出来的形象。巨大陡峭的石板和成簇的树丛环抱着他。有那么一瞬间，他显得十分庄严肃穆。的确，似乎一切真相都展示在了毯子上面。我们猛烈地颤抖起来，仿佛有一股电流注入我们的身体。我们一齐大喊：“是的，是的。”仿佛发现了什么，并对其加以确认。

接着，一直保持着缄默的躯体开始歌唱，起初那声音几乎同车轮的转动一样低沉：“鸡蛋和培根；面包和茶饮；火盆和浴室；火盆和浴室；罐子焖野兔，”它继续唱道，“红醋栗果冻；一杯葡萄酒接着来一杯咖啡，接着来一杯咖啡——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上床睡觉。”

“滚开，”我对着集中起来的自我大喊，“你的任务完成了。我要解雇你。晚安。”

余下的旅程，就在我那躯体的美妙集合中，结束了。

【作于1929年6月】

第一幅画

人们不可能没有看过画像。因为，如果我的父亲是一位铁匠，而你的父亲则是位世袭贵族，我们必定会成为彼此的画像。即便说着普通的言语，我们也无法打破这相框的束缚。看到我倚靠在一间铁匠铺的门旁，手中拿着一块马蹄铁，你在经过时会想：“多么美的一幅风景画哟！”而我，看到你清闲安适地端坐在汽车里，仿佛要对民众鞠躬致意，心中暗忖，好一派古老奢华的英国贵族的写照！毫无疑问，我们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但却不可避免。

所以现在我在路的拐角处看到了其中一幅画像。这幅画可能曾经被称作《水手的返乡》或类似的名字。一位身材健壮的年轻水手拎着一个包袱；一个女孩挽着他的胳膊；邻人们围聚在一起；村舍花园里鲜花怒放；从这里经过时，人们可以在画的底部看到这名水